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宋 史 紀 事 本 末

(四)

馮 琦 原 編  
陳 邦 瞻 纂 輯  
張 溥 論 正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宋史紀事本末

(四)

馮琦原編  
陳邦瞻纂輯  
張溥論正

國學基本叢書

# 宋史紀事本末

## 卷三十八

### 學校科舉之制

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。詔天下州縣立學。行科舉新法。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。數言興學校。本行實。詔近臣議。於是宋郊等奏。教不本於學校。事不察於鄉里。則不能覈名實。有司束以聲病。學者專於記誦。則不足盡人材。參考衆說。擇其便於今者。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。然後州縣察其履行。則學者修飭矣。先策論。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。簡程式。則閱博者得以馳騁矣。問大義。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。帝從之。至是。乃詔曰。儒者通天地人之理。明古今治亂之原。可謂博矣。然學者不可騁其說。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。則夫豪雋奇偉之士。何以奮焉。士以純明朴茂之美。而無教學養成之法。使與不肖並進。則夫懿德敏行。何以見焉。此取士之甚敝。而學者自以爲患。夫遇人以薄者。不可責其厚也。今朕建學興善。以尊大夫之行。更制革敝。以盡學者之才。有司其務嚴訓導。精察舉。以稱朕意。學者其務進德修業。無失其時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。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。不足。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。士須在學三百日。乃聽預秋試。舊嘗充試者。百日而止。試於州者。令相保任。有匿服犯刑。虧行冒名等禁。三場先策論。次詩賦。通考爲去取。而罷帖經墨義。士通經術。願對大義者。試十道。夏四月壬子。判國子監王拱宸田况王洙余靖等言。漢太學二百四十房。千八百室。生徒三萬人。唐學舍亦千二百間。今取才養士。

之法盛矣。而國子監纔二百楹。制度狹小。不足以容。詔以錫慶院爲太學。置內舍生二百人。五月壬申。帝至太學。謁孔子。故事止肅揖。帝特再拜。賜直講孫復五品服。初海寧人胡瑗爲湖州教授。訓人有法。科條纖悉。備具。以身率先。雖盛夏。必公服坐堂上。嚴師弟子之禮。視諸生如其子弟。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。從之遊者。常數百人。時方尙詞賦。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。以敦實學。至是興太學。詔下湖州。取其法。著爲令式。瑗上書請興武學。其略曰。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。但官非其人。不久而廢。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。大明深義。孫復而下。皆明經旨。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。頗知武事。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。每日令講論語。使知忠孝仁義之道。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。於武臣子孫中。選有智略者。二三百人。教習之。則一二十年之間。必有成效。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。進呈。時議難之。

五年三月。罷科舉新法。范仲淹旣去。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。且言詩賦聲病易考。而策論汗漫難知。祖宗以來。莫之有改。且得人常多矣。帝下其議。有司請如舊法。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。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。更定科舉法。從王安石議。罷詩賦。及明經諸科。專以經義論策試士。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。實垂世立教之大典。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。自經秦火。煨燼無存。漢求遺書。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。自今觀之。一如斷爛朝報。決非仲尼之筆也。儀禮亦然。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。學校毋以設官。貢舉毋以取士。從之時。詔議貢舉。咸謂宜變法。便蘇軾獨上議曰。得人之道。在於知人。知人之法。在於責實。使君相有知人之名。朝廷有責實之政。則胥吏皂隸。未嘗無人。雖因今之法。臣以爲有餘。使君相不知人。朝廷不責實。則公卿侍從。常患無人。況學校貢舉乎。雖復古之制。臣以爲不足。夫時有可否。物有

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。其選舉亦必有道。何必由學乎。且慶曆固嘗立學矣。天下以太平可待。至於今。惟空名僅存。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。責九年大成之業。則將變今之理。易今之俗。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。斂民財以養遊士。置學立師。而又時簡不帥教者。屏之遠方。徒爲紛紛。其與慶曆之際何異。至於科舉。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。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。或欲舉唐故事。采譽望而罷彌縫。或曰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。此數者皆非也。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。修身以裕物。審好惡以表俗。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。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。上以孝取人。則勇者割股。怯者廬墓。上以廉取人。則敝車羸馬。惡衣菲食。凡可以中上意者。無所不至。自文章言之。則策論爲有用。詩賦爲無益。自政事言之。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。然自祖宗以來。莫之廢者。以爲設法取士。不過如此也。矧自唐至今。以詩賦爲名臣者。不可勝數。何負於天下。而必欲廢之。帝喜曰。吾固疑此。得軾議。釋然矣。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。今人材乏少。且其學術不一。異論紛然。不能一道德故也。欲一道德。則當修學校。欲修學校。則貢舉法不可不變。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。自緣仕進別無他路。其間不容無賢。若謂科法已善。則未也。今以少壯之士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。乃閉門學作詩賦。及其入官。世事皆所未習。此科法敗壞人材。致不如古。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。皆本學校道德。一於上。習俗成於下。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。今欲追復古制。則患於無漸。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。使學者得專意經術。以俟朝廷興建學校。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。施之天下。則庶幾可以復古矣。於是改法。罷詩賦帖經墨義。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。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。初本經。次兼經大義。凡十道。次論一首。次策三道。禮部試卽增二道。中書撰大義式頒行。試義者。

須通經。有文采。乃爲中格。不但於明經墨義。籠解章句而已。其殿試。則專以策。限千字以上。分五等。第一等。二等。賜進士及第。第三等。賜進士出身。第四等。賜同進士出身。第五等。賜同學究出身。舊制。進士入謝。恩銀百兩。至是亦罷之。仍賜錢三千。爲期集費。三月庚寅。始命諸州置學官。率給田十頃。贍士。併置小學教授。冬十月戊辰。立太學生三舍法。宋初。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。應蔭者爲之。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。及庶人子孫。俊異者爲之。試論策經義。如進士法。及帝卽位。垂意儒學。以天下郡縣。旣皆有學。歲時月各有試程。其藝能以次差升舍。其最優者爲上舍。免發解及禮部試。而特賜之第。遂專以此取士。又以慶曆中。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。帝漸增至九百人。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。甚湫隘。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。建講書堂四。自主判官外。增置直講爲十員。率二員共講一經。令中書遴選。或主判官奏舉。釐生員爲三等。始入太學爲外舍。定額爲七百人。外舍升內舍。員三百。內舍升上舍。員一百。各執一經。從所講官受學。月考試其業。優等以次升舍。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。召試賜第。其正錄學諭。以上舍生爲之。經各二員。學行卓異者。主判直講。復薦之於中書。除官。其後增置八十齋。齋三十人。外舍生至二千人。歲一試。補內舍生。間歲一試。補上舍生。彌封謄錄如貢舉法。

六年三月己未。置諸路學官。更新學制。有司立爲約束。過於煩密。劉摯上疏曰。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。教化所從出。非行法之所。雖羣居衆聚。帥而齊之。不可無法。亦有禮義存焉。治天下者。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。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。若以小人犬豕遇之。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。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。願罷其制。丁卯。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。乙亥。置律學。詔士之泄官。以法從事。今所習非

所學宜置律學。設教授四員。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。九月辛亥。初策武舉之士。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祕閣。武藝於殿前司。又殿試則又試騎射。又策於庭。策武藝俱優。爲右班殿直。武藝次優。爲三班奉職。又次借職。末等三班差役。初樞密院修武舉法。不能答策者。答兵書墨義。王安石曰。武舉而試墨義。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。無補於事。先王收勇力之士。皆屬於車右者。欲以備禦侮之用。則記誦何所施。帝從之。至是始策武舉之士。

八年六月己酉。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。帝謂之曰。今談經者。人人殊。何以一道德。卿所著經義。其頒行。使學者歸一。遂頒於學官。號曰三經新義。一時學者無不傳習。有司純用以取士。安石又爲字說二十四卷。學者爭傳習之。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。

九年三月甲戌。親策進士。並試律義斷案。

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。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。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。以勉勵天下。使敦士行。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。若所舉人違犯名教。必坐舉主毋赦。則自不敢妄舉。而士之居鄉居家者。立身行己。惟懼玷缺。所謂不言之教。不肅而成。不待學官日訓月察。立賞告許。而士行自美矣。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。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。俟登第日。與升甲罷謁禁之制。五月戊辰。命程頤等修定學制。大學自蔡確起大獄。連引朝士。有司緣此造爲法禁。煩苛疑密。博士諸生。禁不相見。教諭無所施。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。至是。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考詳。修定條制。頤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。而月使之爭。殊非教養之道。請改試爲課。有所未至。則學官召而教之。更不考定高下。置尊賢堂以延天

下道德之士。鶚解額以去。利誘省繁文。以專任委。勵行檢。以厚風教。及置待賓吏。師齋。立觀光法。如是者亦數十條。秋七月癸酉。立十科舉士法。舊制銓注有格。概拘以法。法可以制平。而不可以擇材。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。其後被舉者既多。除吏愈難。神宗卽位。乃革去奏舉。而概以定格。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。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。及帝卽位。左司諫王巖叟言。自罷辟舉。而用選格。可以見功名。而不可以見人才。於是不得已。而用其平日之所信。故有躡逐申差之目。躡逐實薦舉。而不與同罪。且選才薦能。而謂之躡逐。非雅名也。況委人以權。而不容舉其所知。豈爲道術。遂復內外舉官法。司馬光奏曰。爲政得人則治。然人之才。或長於此。而短於彼。雖皋夔稷契。各守一官。中人安可求備。故孔門以四科論士。漢室以數路得人。若指瑕掩善。則朝無可用之人。苟隨器指任。則世無可棄之士。臣備位宰相。職當選官。而識短見狹。士有恬退滯淹。或孤寒遺逸。豈能周知。若專引知識。則嫌於私。若止循資序。未必皆才。莫若使有位達官。各舉所知。然後克叶至公。野無遺賢矣。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。一曰行義純固。可爲師表。科有官無官。人皆可舉。二曰節操方正。可備獻納。科舉有官人。三曰智勇過人。可備將帥。科舉文武有官人。四曰公正聰明。可備監司。科舉知州以上資序。五曰經術精通。可備講讀。科有官無官。人皆可舉。六曰學問該博。可備顧問。科同經術舉人。七曰文章典麗。可備著述。科同經術舉人。八曰善聽獄訟。盡公得實。科舉有官人。九曰善治財賦。公私俱便。科舉有官人。十曰練習法令。能斷請讞。科舉有官人。應職事官。自尙書至給事中。中書舍人。諫議大夫。寄祿官。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。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。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。仍具狀保任。中書置籍記之。異時有事須材。卽執政按籍。視其所嘗被舉科格。隨事試之。有



勞。又著之籍。內外官闕。取嘗試有效者。隨科授職。所賜告命。仍具所舉官姓名。其人任官無狀。坐以繆舉之罪。所貴人人重慎。所舉得才。光又言朝廷執政。惟八九人。若非舊交。無以知其行能。不惟涉徇私之嫌。兼所取至狹。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。若採訪毀譽。則情僞萬端。與其聽遊談之言。曷若使之結罪保舉。故臣奏設十科。以舉士。其公正聰明。可備監司。誠知請屬挾私。所不能無。但有不如所舉。譴責無所寬宥。則不敢妄舉矣。詔從之。

二年春正月。戊辰。詔毋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。時科舉罷詞賦。專用王安石經義。且雜以釋氏之說。凡士子自一語以上。非安石新義。不得用。學者至不誦正經。唯竊安石之書。以干進。精熟者輒上第。故科舉益弊。呂公著當國。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。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。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。毋得專取王氏。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。夏四月丁未。呂公著請復制科。詔曰。祖宗設六科之選。策三道之要。以網羅天下賢俊。先皇帝興學校。崇經術。以作新人材。變天下之俗。故科目之設。有所未遑。今天下之士。多通於經術。而知所學矣。宜復制策之科。以徠拔俗之才。裨於治道。蓋乃帝王之道。損益趨時。不必盡同。同歸於治而已。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。自今年爲始。

四年夏四月戊午。分經義詩賦爲兩科。試士。罷明法科。尙書省請復詩賦。與經義兼行。解經通用先儒傳注。及己說。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。今中者卽除。司法敍名。反在及第進士上。非是。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。罷試律義。凡詩賦進士。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。聽習一經。初試本經義一道。論孟義各一道。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。次試論一首。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。凡四場。其經義進士。須習兩經。以詩禮記周禮。

春秋爲大經。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。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徧占兩中經。初試本經義三道。論語義一道。孟子義一道。次試論策亦四場。兩科通定高下。而取解額中分之。各占其半。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。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。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。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矣。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。後文學。就文學言之。經學又當先於詞章。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。此乃復先王令典。百王不易之法。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。令天下師生講解。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。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。自與法律冥合。何必置明法一科。習爲刻薄。非所以長育人材。敦厚風俗也。至是遂罷明法科。

六年夏四月乙未。復置通禮科。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德。熙甯中嘗罷試科。至是禮官以爲言。乃復置以試士。

八年三月庚子。詔御試舉人。復試詩賦論三題。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。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。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。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。遂下是詔。

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。五月甲辰。詔進士專習經義。罷習詩賦。三省上言。今進士純用經術。如詔誥章表等文。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。若悉不習試之。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。於是改置宏詞科。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。試者雖多。所取無過五人。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。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。

二年夏四月丁亥。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。五月乙巳。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。

徽宗崇甯元年八月甲戌。蔡京請興學貢士。縣學生選考。升諸州學。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。考分三等。入上等補上舍。入中等補下舍。入下等補內舍。餘居外舍。諸州軍解額。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。京又請建外學。乃詔卽京城南門外營建。賜名辟雍。外圓內方。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。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。而外學則處外舍生。士初貢至。皆入外學。經試補入上舍內舍。始得進處太學。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。於是上舍至二百人。內舍六百人。外舍三千人。

三年九月。罷科舉法。時雖設辟雍太學。以待士之升貢者。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。蔡京以爲言。遂詔天下取士。悉由學校升貢。其州郡發解。凡試禮部法。皆罷。而每歲試上舍生。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。四年五月甲寅。立詞學兼茂科。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。故改立是科。歲附貢士院試中格。則授館職。歲不過五人。行三舍法於天下。

張溥曰。三代以後。文治首宋。然藝祖初受命。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諸科。招徠四方。鮮有應者。舉人到闕。陳習武韜。帝怒。欲隸之兵。號呼謝罷。學校之設。實始慶曆時。開國幾八十年。歷君凡四世矣。唐世興學設科。專尙詩賦。天下競聲偶。趨祿利。蕭統文選。尊爲六經。自楊綰鄭餘慶鄭覃。以大儒輔政。議抑進士之業。優學科。先經誼。後詞賦。終已莫行。宋振五代。流風不改。范仲淹執政。志在復古。請興學校。本行實科。舉新法。方張卽廢。王安石起於熙甯。罷詩賦。明經。專以經義論策試士。去聲病記誦之陋。修廣厲學官之實。卽仲淹議也。海內喧嘩。學徒迸散。此曷故哉。仲淹之言。天下之公也。安石之言。一人之私也。安石欲學者之從己。則懸科第以餌之。欲科第之盡出其學。則倡一道德同風俗之說。以籠之。變聲律爲議論。變墨義爲

大義其說未嘗不仿於胡瑗之經義治事。歐陽修之先試論策而究之。所謂議論皆王氏之新法。非祖宗之成憲也。所謂大義皆王氏之新經。非孔孟之遺訓也。葉祖洽對策阿諛。特擢第一。孔文仲毀薄時政。竟罷制科。至顏復策問王莽。蘇嘉極論爲非。安石卽怒逐學官。更以私人判監科舉之更。三舍之設。飛語之罰。升舍之獄。無非崇私學。樹黨羽。名一道德。而道德先喪。名同風俗。而風俗益紛。紹聖崇甯間。大愆當國。立科造士。咸以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爲言。然爲荆舒三義。則託尊經爲涑水通鑑。蘇黃唱酬。則斥詩史外託正論。曲售姦回。羣邪充塞。豈真知六籍藝文優劣哉。論策之說。旣文姦而誤國。則詩賦之說。復軼起而閒勝。姚康曰。顏孔爲心者。雖日視淫靡。莫遷其操。桀跖爲行者。雖日聞仁義。莫治其性。蘇軾曰。上以孝取。則割股廬墓。上以廉取。則弊車羸馬。痛言人情。著明深切。於是畢世之趨。一之於文。鄉舉里選。不得已而爲糊名鎖廳。以無心之遇。望其拔十得五。斯已難矣。古之取士以人。今之取士以天。防奸之法愈密。而得人之效愈疎。非大興教養。善治無繇也。

卷三十九

元豐官制

神宗元豐三年六月丙午。詔中書詳定官制。國初承唐制。三省無專職。臺省寺監亦無定員。類以他員主判。三省長官不預朝政。六曹不釐本務。給舍不領本職。諫議無言責。起居不記注。司諫正官。非特旨供職。亦不任諫諍。其官人授受之別。有官有職。有差遣。凡仕者以登臺閣。升禁從爲顯官。而不以官之遲速爲

榮滯。以差遣要劇爲貴途。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。議者多以正名爲請。帝慨然欲更其制。乃置詳定官制局於中書。命翰林學士張瑛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。九月乙亥。正官名。以開府儀同三司。易中書令侍中。同平章事。特進。易左右僕射。自是以下。易名有差。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。下詔行之。凡領空名者。一切罷去。而易之以階。因以寄祿議者。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。帝曰。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。故專命官以統之。互相維制。何可廢也。遂止。帝嘗謂執政曰。官制將行。欲新舊人兩用。指御史大夫曰。非司馬光不可。王珪蔡確相顧失色。珪憂甚。不知所出。確曰。上久欲收靈武。公能任責。則相位可保也。珪喜。謝之。因薦俞允帥慶使。上平西夏策。其意以爲旣用兵。深入不必召光。雖召將不至。已而光果不召。四年秋。九月己酉。詔定選格。初。太祖設官分職。多襲五代之制。稍損益之。凡入仕。有貢舉。奏蔭。攝署。流外。從軍。五等。吏部銓。惟注擬州縣官幕職。兩京諸司六品以下。官皆無選。文臣少卿監以上。中書主之。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。武臣刺史副率以上。內職樞密院主之。使臣則三班院主之。其後典選之職。分爲四。文選曰審官東院。曰流內銓。武選曰審官西院。曰三班院。帝自卽位。欲更制度。建議之臣。以爲唐銓與今選殊異。雜用其制。則有留礙煩紊之弊。乃詔內外官司舉官。悉罷。令大理卿崔台符。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。遂定銓注之法。悉歸銓部。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。流內銓爲侍郎左選。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。三班院爲侍郎右選。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。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。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。非中書省敕授者。歸尚書左選。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。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。非樞密院宣受者。歸尚書右選。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。歸侍郎左選。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。歸侍郎右選。凡應注擬升移。

敍復蔭補。封贈酬賞。隨所分隸。校勘合格。團甲以上。尚書省。若中散大夫。閣門使以上。則列選敍之狀。上中書省。樞密院。得畫旨。給告身。祖宗以來。中書有堂選。百司郡縣有奏舉。雖小大殊科。然皆不隸於有司。王安石言於帝曰。中書總庶務。今通判亦該堂除。選徒留滯。不能精擇。宜歸諸有司。帝曰。唐陸贄謂宰相。當擇百官之長。而百官之長。擇百官。今之審官。苟得其人。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。欲罷堂選。曾公亮執不可而止。至是。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。堂除亦廢。

五年二月癸丑。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。癸酉。以王珪爲左僕射。兼門下侍郎。蔡確爲尚書右僕射。兼中書侍郎。章惇爲門下侍郎。張璪爲中書侍郎。蒲宗孟爲尚書左丞。王安禮爲尚書右丞。初議官制。蓋倣唐六典。事無大小。並。中書取旨。門下審復。尚書受而行之。三省分班奏事。並歸中書。確說珪曰。公久在相位。必得中書令。珪信不疑。確乃言於帝曰。三省長官位高。不須置令。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。帝以爲然。故確名爲次相。實專大政。珪以左僕射兼門下。雖爲首相。拱手而已。

張溥曰。官制之不一也。秦更周制。王莽更漢制。煬帝更隋制。武后玄宗更唐制。蔡確蔡京更宋制。皆亂亡隨之。有國家者。命官出治。固無取於多變哉。宋興失制。名號品秩。咸襲唐舊。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。互以他官典領。名實抵牾。貞仁以來。田錫孫何楊億吳育等屢請正名。未遑釐定。元豐中。神宗覽唐六典。慨慕周官。肇新厥制。百官領空名者。一切罷去。易之以階臺省寺監司曹。各還其職。於是長吏正治。則察月御吏旁治。則察季。都省統治。則察歲。法彬彬矣。乃論者嘗之曰。宰執侍從之遷。爲一等。卿列館職之遷。爲一等。進士爲一等。世賞雜流各爲一等。此舊制也。昔之流品甄別。今之流品混淆。昔之官品難於進。

今之官品易於高。昔以一官治者。今析爲四五。昔以一吏主者。今增爲六七。畢仲游心傷其弊。有正階正品正事之議。然則元豐改制。徒冗官多事。於治無益也。夫藝祖太宗之世。朝廷清明。君相一德。中外官大任使。大黜陟。天子必與兩府大臣公聽。並觀論定。後遣百司庶府。出入分莅。皆得以其職自達於上。體統正而事權通。卽無定員專任。治猶有餘。熙豐之制。祖宗恩澤。裁省無幾。而律令入官。格目加優。王安石變易條例。增置提舉。率貪進喜事之人。曾鞏患其費國。司馬光惡其病民。憂亂不暇。何言建革哉。蔡確欲奪相權。則奏請中書造命。章惇適官門下。則不廢合班奏事。太師異數。累朝慎重。趙普文彥博而下。未或假借。蔡京則儼然有之。而童貫封郡王。梁師成官太尉。遂並體無忌。小人更制。但知利己。寧識治亂。人主不先急人而惟法之務。未見其能理也。

## 卷四十

### 西夏用兵

英宗治平三年夏。四月。夏人寇邊。經略使蔡挺擊走之。先是。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卽位。宗語不遜。詔諒祚懲約宗。諒祚不奉詔。而出兵秦鳳涇原。抄熟戶。擾邊塞。殺掠人畜。以萬計。遂寇大順城。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。諒祚衷銀甲氈帽。督戰。挺先遣強弩列壕外。注矢下射。諒祚中流矢。遁去。徙寇柔遠。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。賊驚潰。退屯金湯。聲言益發十萬騎。圍大順。會朝廷發歲賜銀幣。知延州陸誥曰。朝廷積習姑息。故虜敢狂悖。不稍加折。諂則國威不立。因留止不與。移牒宥州。問故。諒

祚遂大沮。盤桓塞下。因遣使謝罪。言邊吏擅興兵。行且誅之初。諒祚入寇。韓琦議停其歲賜。絕其和市。遣使問罪。文彥博難之。舉寶元康定時事。琦曰。諒祚狂童也。非有元昊智計。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。亟詰之。必服。會陸詵策與琦合。而諒祚果歸款。帝顧琦曰。一如卿料也。

四年春。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。時神宗新卽位。因賜詔曰。朕以夏國累年以來。數興兵甲。侵犯邊陲。驚擾人民。誘迫熟戶。去秋復直寇大順。圍迫城寨。焚燒村落。抗敵官軍。邊奏累聞。人情共憤。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。請行拒絕。先皇帝務存含恕。且詰端由。庶觀逆順之情。以決衆多之論。逮此遜章之稟。命已悲仙馭之上賓。朕纂極云初。包荒在念。仰循先志。俯諒乃誠。既自省於前辜。復願堅於永好。苟奏封所敍。忠信無渝。則恩禮所加。歲時如舊。安民保福。不亦休哉。冬十月癸酉。青澗守將种諤虜夏監軍嵬名山。遂復綏州。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。名山弟夷山請降於种諤。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。賂以金。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。陰許歸款。而名山未之知也。諤卽以聞。且欲因取河南地。知延州陸詵言。以衆來降。情僞未可知。戒諤毋妄動。諤持之力。詔詵召諤問狀。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。乃共畫三策。令募府張穆之入奏。穆之因受向指。詭言必可成。帝意詵不協力。徙之秦鳳。諤不待命。悉起所部兵。長驅而進。圍名山帳。名山不得已。舉衆從諤。而南得首領三百戶。萬五千兵。萬人。遂城其地。夏人來爭。諤擊敗之。詵初劾諤擅興之罪。欲捕治之。未果。而徙秦之命。至西方用兵自此始。种諤既受嵬名山降。迨十一月。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。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。邊釁復起。朝議以諤生事。欲棄綏。誅諤。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高言。虜旣殺王官。而又棄綏不守。示弱已甚。且名山舉族來歸。當何以處。又遺書執政。請存綏。以張兵勢。



規度大理。河川建堡。畫稼穡之地三十里。以處降者。不從。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。經略陝西。琦初言。綏不當取。及楊定等被殺。復言。綏不可棄。樞密以初議詰之。琦具論其故。卒存綏州。時言者交論种諤。乃下吏貶諤四官。安置隨州。是月。郭逵謂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。李崇貴。韓道善。夏主諒祚。乃錮崇貴等以獻。神宗熙寧元年三月庚辰。夏主諒祚死。子秉常立。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。帝問殺楊定事。宗道言。殺人者已執送之矣。及李崇貴等至。言楊定奉使諒祚。嘗拜稱臣。且許以歸沿邊熟戶。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。初定歸時。上其劍鑑。而匿其金銀。言諒祚可刺。帝喜。遂擢知保安軍。既而夏人失綏州。以爲定賣已。故殺之。至是事露。帝薄責崇貴等。而削定官。沒其田宅萬計。遣劉航册秉常爲夏國主。

三年八月己卯。夏人寇環慶州。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。先是夏人築閑訛堡。知慶州李復圭合番漢兵三千。遣裨將李信。劉甫禦之。信等大敗而還。復圭懼。欲自解。既執信等斬之。復出兵。遣夏人殺其老幼二百。以功告捷。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。攻大順城。柔遠砦。荔原堡。兵多者號二十萬。少者不下一二萬。屯於榆林。游騎至慶州城下。九日乃退。鈴轄郭慶等數人死焉。韓絳請行邊。王安石亦請絳曰。朝廷方賴安石。臣宜行。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。授以空名告敕。得自除吏。尋命兼河東宣撫使。

四年春正月己丑。韓絳使种諤襲夏人。敗之。絳素不習兵事。開幕府於延安。措置乖方。選番兵爲七軍。復以种諤爲鄜延鈴轄。知青澗城。信任之。命諸將皆受其節制。番兵皆怨望。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。安撫使郭逵曰。諤狂生耳。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。必誤大事。絳奏逵沮軍事。召還之。既諤帥師襲敗夏人於囉兀。因以衆二萬城焉。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。呂公弼言。諤稔邊患不便。宜戒之。弗聽。已而絳言諤入